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二
 五
 七
 六
 號
 一
 九
 冊
 四
 〇
 號
 九
 門
 三
 部



臣王先謙撰集

後水尾天皇

和漢年契後水尾天皇諱政仁後陽成第二皇子日本國志母申和門院近衛氏

十四慶長十七年和漢年契去年重修方廣寺四裔編年表置市

尹吉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十七年正月平岩親吉卒無子親
京畿豪商於江戶七月修春日祠先是祠樹折朝議以為凶兆來
諡前將軍對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乃有是命因給穀祿准伊勢大
廟又嘗與朝臣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而嚴禁新立焉是時越
前列幸爭權來愬十一月兩公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重
人愧恥自殺前將軍遣本多成重為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
次子幼侍秀康者也是歲蒲生秀行卒子忠明以我外孫嗣鎮會
津
日本國志初有告天主教者德川秀忠特命捐斐某於南洋傳習其教七年而歸秀忠召問窮數日夜不倦終悟其邪是年

後水尾

又申禁天主教盡毀京畿諸道教堂新西班牙人始來通商得白
鳴鐘旋遣京商田中某附其船往逾年而還獻緋紅鵝絨葡萄酒
各物又家康定文臣法五章廷式十七章武員式十二章大修朝
廷舊典始置老中定幕府及列國郡邑制度

癸四十一慶長十八年四裔編年表禁耶穌教日本外史二十一年德

命三十七藩修皇宮是月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
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徙尾張恒利孫
為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為不辱其祖長子利隆襲封
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外孫分領備前淡路八月淺野左京
大夫卒關原之役大夫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前
將軍心深躋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
長晟稱但馬守少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前將軍命立仲
襲封是歲春大久保長安姦利事覺會病死叔長重前將軍命立仲
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是
歲冬富田知信高橋元種皆有罪收對是時大久保忠鄰本多正
信上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為江戶老中本多正純成瀨正
成安藤直次為駿府舍於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
十二月將還駿府於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

奪重政封忠鄰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馬場時之也又聞正信與
忠鄰有卻遂因本多氏誣告前將軍驚還入江戶令忠鄰如京師
檢耶蘇教諭歲正信傳命京師放忠鄰於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鄰
其士臣設兵備於箱根前將軍乃歸駿府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鄰
館人走報忠鄰方與客奕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勝重奉命詣忠鄰
鎧仗送之板倉氏終赴彥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卒亦除國毀
城安房里見氏坐與忠鄰交通奪國忠鄰自配所上書駿府曰臣
縱伏誅而明無反心有司不敢通獨成瀨正成爲通之僧天海以
密教見親近亦從容申教以將軍怒不釋乃止及井伊直孝領彥
根勸忠鄰再訴辭曰是顯君過也亦止兩將軍思大久保氏舊勳
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二萬石後竟復其舊前將軍素留意學術
捷於關原之年即取經籍未經刊行者盡上之木以修禮文爲志
自讓職以來益令天下購求遺書引廷臣諳典故者與林信勝等
講究於前日夕不倦又招文學之士無緇素皆禮重之日本國志
是歲親試以爲政以德頌將軍亦試草尚之風必優賦日本國志
將軍秀忠命島津家久因琉球王尙寧致書於福建巡撫丁繼嗣
求互市亦不荅又十八年陸奧守伊達政宗遣其臣支倉六左衛
門於羅馬屢年乃歸日本人之至歐洲以是爲始時以日本舟雇
洋人駛往闖船百八十人獨支倉得歸攜有羅馬牒及十字架等

考十八後水尾

物時教禁甚嚴遂祕其事英人來駿河上書獻有鑲嵌銃望遠鏡等物家康報書約許以七事曰商船蠲役曰需用必給曰隨宜進港曰市民雜居曰財產自主曰禁強買賣曰罪犯各用國法由是商船歲至行之十一年以無利又辭通商案此報書即近世和約之權輿也

甲四十年慶長十九年
和漢年契鑄大佛鐘冬十一月家康發兵攻大阪城日本外史十四織田氏下信雄在伏見德川公之東征秀天以疾不從三成誅信雄乃應之請金乃子銀千枚信雄曰以募兵日事成復封尾張信雄力諫而止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而不知矣召秀雄之秀雄居京師遂徙大阪以與秀賴母有中表之親也初信長妹適淺井長政生三女再適柴田勝家勝家臨死使人匿三女於一乘谷秀吉收而育之皆有容色秀吉自取其長女次女嫁京極高次三女嫁少將秀勝秀勝卒更爲德川氏婦長女專秀吉寵極高次三女嫁少將秀勝秀勝卒更爲德川氏婦長女賴傳片桐且元使關東而歸或譜之於淺井氏淺井氏乃延信雄使人說之曰且元與關東通謀圖吾母子吾將待其歸伏甲誅

侍女與信雄有故捧茗而出附其耳告之淺井氏使再請信雄幸諾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吾之少也亦將一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熟今雖老矣猶能得當方面淺井氏大喜使歸埃報信雄歸第謂其下曰吾豈可再背德川之德哉乃走京師使人馳報且元警之且元以故得免信長弟益屬秀吉食大和二萬石爲從四位下侍從削髮稱有樂以淺井氏外叔在太阪與大野治長等並輔秀賴以拒東軍城中倚賴焉及和議起先納質於東勸淺井氏成和賴成益乃赴駿府請曰僕在團中欲拔歸東軍而和適成以得和成今日僕無復所願獨願於京師界府之間得一隙地以爲終老之計德川公十二月講和九年十一月大阪兵起德川公率諸將優旨慰藉佐竹義宣爲先鋒二十四日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爲先鋒二十四日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陸向水干衣於鎧表眾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聞笑曰吾鎧太徹惡故向此耳景勝陣野義宣陣今福間日並進破敵柵柵景勝命植柵設塹於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鷓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安田上總兵七隊出鷓野我先鋒三將德川公聞鷓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槍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敎命不能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城兵入柵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愧敗與五騎馳入敵中人得一首級而返德川公軍監小栗又壹具狀以聞

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憐德川公聞之叱曰景勝武事若曹敢得誹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安田須田鐵島津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焉先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戲耳何足載功狀乎○日本外史十七豐臣氏下十八年秀賴田東旨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治長者十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信與且元相軋九年正月也星見東方二月大阪天主閣煙起眾趨救則無矣再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良之益日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殺鄉大筮命巫禳之坎曰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之遺命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為且元婦慰勞將遣且元大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復命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遣且元大慶之復命鐘銘稿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將軍覽鐘銘稿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將釋迦迭為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詛我德川氏所尹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即且元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眾已聚而遠停之恐驚民耳目且元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

遺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至鞆子驛畱不敢入九月有命得見遺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且元欲專辨銘辭且元等不讀且誦且行至則召入濫言慰藉不復及銘辭使往江戶省夫入淺井氏二女大喜出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答書曰既面論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江戶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且元曰軍意亦與我同耳且元曰請赴江戶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且元曰山驛二女乃悉語之前將軍怨諭狀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策馬所聞則大異諸前將軍怨諭狀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徙他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豈至於此是市正策行一庶幾無事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淀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為生母何屈辱關東哉且元至謁秀賴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使人諭且元曰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且元曰君信讒言猜公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太息曰君噫病不出治長誤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遂稱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城內有無即起兵奪日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絕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

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
重答曰家兄誠懷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
臣又使人推刃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水某潛來說且
元曰內城入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且元舉願曰吾
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反名矣因令部
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內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
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
七隊長送元大和川上還質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
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於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
數年我君已壯而前將軍大蓋策不亦善乎區區之心未遠盡
明乃卒至於此因相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木遠近
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
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
其議速水守久和之乃出治長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
下及界浦漕粟及火藥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
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親自京師
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與秋
守重御宿政友塙直次仙石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偽姓
北川宣勝旬日得五萬人治長以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
名應募旬日得五萬人治長以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
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
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鶴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汗田為壁西
據橫港連碧於川場博勞淵葦島福島磯多道頓諸處列艦於海
口南穿空壕交錯材木於壕內以沮敵馳驅七隊長曰寨不可廣
廣則難守况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糜糧食毋為也
治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於玉造阜開
東西二門募信田濃遺民得百五十人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山
賢信北川宣勝等五千人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強半未至
宜以此時出大旆於天王寺以勝禾與臣為先鋒赴於山崎使
親基次出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縱火京師以於天下
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縱火京師以於天下
全者本城壯固無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善矣非萬
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歸款於我何必遠出眾然之前將軍將軍
率諸侯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
泰谷衛友於江戶正許從軍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
五萬石其江戶諭旨正鎮從軍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
自駿河赴江戶諭旨正鎮從軍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
東旨遂動兵馬是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澁君曰郎君因事忤命
事不則老奴為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圖奉澁君曰郎君因事忤命
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曰臣安危將計無
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遂戒其老福
島丹波尾關石見日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為也郎君而
成事吾死不憾不然則吾何以見大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

爭之曰吾儔之於主公猶主之於右府也吾儔何可禍主公哉
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正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
其賢於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
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
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聞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
慶其兵且元僅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輯
和乃開大隙何以見為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為後
圖藤堂高虎列為東軍先鋒來陣任吉郡良列窺其孤軍欲襲之
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問謀縱火兩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島
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爭之議曰將軍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
兵出拒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
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
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眾自非出奇
何得勝乎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將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
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將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
將軍遺書城內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
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曰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
大面是知臣也土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
死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毋絕幸村曰為我謝前將軍臣一
受日本之半而不知其他有命如東西毋絕幸村曰為我謝前將軍臣一
成父重茲有故又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重
臣與來救之兼用款於昌家其兵糧亦不支而老兼用深以為心

成間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白城樓
望見之顧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士取鎧及之京橋撥而馳
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
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濶江政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竟不
利退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
右府命厚矣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
蘆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將自西北進七隊長
日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道頓港三
寨約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獨不肯即夜諸將託軍議召
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諸將忠誠日備
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之池田忠繼在福
止伏兵徒歸基次入川場其將死於此汝輩突起之池田忠繼在福
治長第失火東軍意曰花房未死乎十二月東軍入三寨即夜大
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手於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堅拒卻之
奧村某欲奪林以為功幸村謀知之外林中斃敵兵堅拒卻之
城兵自斃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
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
虎約書於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
事覺秀賴與諸將議上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橋
井伊氏合兵傳壁加賀幸村擊麋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
上失火敵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麋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

考十八後水尾

城兵不損一人織田長賴守星谷口其卒私鬪東軍乘喧疾攻秀
賴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每夜發礮而聞城兵亦發礮而
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和要三事曰毀羅城填周池若
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長益勸和事曰雖果成守備頗急而東
封大和若頻長益治長以秀賴旨使答之曰雖果成守備頗急而東
使至愈棄之願得益治長以秀賴旨使答之曰雖果成守備頗急而東
不日久之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
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將之恐不能克宜
營斬其將中軍乃棟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恐不能克宜
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島津氏而出迎之橋高次子忠高從
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以其為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
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君遂使治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
及新附將士議或曰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
有變或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
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為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復
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為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復
傳東日終約逐客兵填周池長益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為質
十九日備宜掩襲之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將軍遣板倉重昌將軍
遣阿部正次入蒞誓焉秀賴遣水村重成出蒞誓焉而重昌將軍
之使坐重成不願而進秀賴曰然則與右府同
陸介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
年矣往日鵲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
已而誓書出押血模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
鮮血前將軍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
而退禮諸將乃還日東軍發卒十萬人隳外城填空壕以吏七
前將見治長而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為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
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為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
上壕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驕驕其本多為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
夷壕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驕驕其本多為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
將約填池前將軍晒而對曰彼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
大驚皆咎治長止西南外壕居數日外壕既堙遂及內壕城中諸
為周者皆曰內外之謂也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以
山將者皆曰內外之謂也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以
勝重日多正純主此事我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馳勝重請之
面往復數回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還詣正純稱疾不出
牙城而巳○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正記德川氏五慶皆獨存
年三月大將軍陸從一位遷右大臣天正就拜焉四月天長歸自
江戶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為大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
論納孫女為中宮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
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
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

考十八後水尾

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為矣
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公不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
賴傳片柩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
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秀賴頗悟而羣臣不悅
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猜防之不測秀賴頗悟而羣臣不悅
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不測秀賴頗悟而羣臣不悅
先志至是舉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
親往是歲高板倉勝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流餘黨於昇浦有
吏二名往與板倉勝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流餘黨於昇浦有
犯人二名往與板倉勝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流餘黨於昇浦有
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
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棟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
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停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婿使二
又奉淀君命至前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視我猶女婿使二
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女婿使二
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非
後世乎雖然非出於右府銘詞二女大喜遂赴江戶候夫如氏
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赴江戶候夫如氏
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使秀賴
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使秀賴
居江戶日避大坂徙他處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為質曰使秀賴
也是為上策或諧且元賣淀君質母於德川氏者為質曰使秀賴
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勝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
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
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人西出鈔掠以貯軍需東
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敝邑之穀敢請從者治長辭不取勝
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畱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
與勝重議遣謀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於淀葛葉以檢
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
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疑其
偽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
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
益設塹寨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池澤於
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
而與大坂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君
臣以利害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為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
非輕今無故倍之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大馬告者猶來百計勸
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大馬告者猶來百計勸
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諸報告乃守其地北陸諸國
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諸國
軍勿輕戰東海中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
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
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為
義直與其傳成瀨正成賴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為

右兵衛督賴宣為常陸介並敘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
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左衛門督後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
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
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
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三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
召勞將開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
藤堂高虎為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忠明與平信昌少子
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眾統美濃將士
於是先鋒自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於長柄壅
大和川於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大仙陵時
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
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任吉城將堀氏弘掠界
浦田之而走過高虎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
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
亂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
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
島將軍以前將軍入京師之日發江戶兼程而進十日伏見其
明詣二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岡山井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
任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
寺上杉佐野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
陣今宮淺野蜂須賀綱島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

考十八後水尾

七

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為其聲援
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將若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
遁其夜果焚寨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港亦驚走入城蜂須
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
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
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壕而陣城兵戰於高麗橋欲使敵不得
淡路本街高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於高麗橋欲使敵不得
燒諸路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
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埃令而進勿妄闖
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為介遺
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
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使來請曰圍合矣
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將軍弗釋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
少埃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
事覺被殺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
進逼玉造殺城故秀康庶子直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
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煙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
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望煙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
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不願按轡
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兩注眾爭請避之前將軍矢石之來莫甚
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眾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之來莫甚
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
馬氏埋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師
山築連珠若相接壅河之功既竣墮水多澗城兵大驚我軍以土
豚填隍不得休止前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相
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相
疑將軍復請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
得城野無取焉復使金工先次入城議和城中眾議不決且願和
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
以為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德川翁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
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為
質必居一焉數日答聽填周池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
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益造攻具或請井伊直
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措目而出或曰子何懼也曰我慮敵出襲夜
不交睫惟晝孝方睡起措目而出或曰子何懼也曰我慮敵出襲夜
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
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於戎間言藤原實條來
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於戎間言藤原實條來
息於京師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
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和議臣自修之不足辱
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京師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謀夷之
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則不得謀夷之
而淀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徑工場而往工人千成羣造諸高母
具飛橋轆轤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勸和徑工場而往工人千成羣造諸高母
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
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

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
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
軍毀外城垣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未決本
多正純使人言治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
矣二人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等遲疑罪將至
稱弱者何用乃率其家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
十日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
曰呈太公持書而歸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辦也城將度我特和而解也
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辦也城將度我特和而解也
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
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兵艦三千餘艘至兵
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畱
勳舊七將填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掌之諸侯爭助
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不可保也恐遺後患
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
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埃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
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
諸將欲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
入京師眾以為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
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在大坂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
不絕至是畢功為三本獻納其一置二於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
朝上皇天皇慰勞勞怨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

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圍人長湫之役池田
輝政見父兄沒欲戰死大膳扣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項血被
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
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
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
從軍前將軍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
遺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於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
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某軍有功將
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贏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
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
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於直勝初直孝
有故密召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
直政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
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
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
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隍遂及內隍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周池
謂西南外壕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
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為今欲存內隍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
晨夜督役超歲而日本國志以禁教故囚高山友祥等二百餘人
於獄旋放之瓜哇及澳門又毀教堂十一宇諭教徒歸浮圖無悛

考十八後水尾

者乃令以草積束縛父子相伍絕飲食再令吏誘之曰改教則生
皆曰甯死往天堂口唱達摩斯不止達摩斯謂上帝也

乙卯三十四元利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五月家康再起兵

拔大阪城秀賴自盡豐臣氏亡日本外史十一月武田氏上杉氏元

命畱守京師鎮八幡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

甲斐舊臣而眞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世以爲出武

田氏遺法也○日本外史十四織田氏下元和元年兵再起長益

與少子尙長出奔京師遂赴關東遇德川公於尾張悉告城中處

實其長子長正稱雲生寺猶在大坂請爲元帥衆不許之長正曰

吾信長從子而秀賴從父也乃爲元帥何爲不可今如此復何望

哉亦出奔京師及事平德川氏分長益地賜芝村於長正柳本於

尙長無幾何長益卒賜信雄以和宇多郡五萬石於長正柳本於

年第五子信友嗣第四子信良及兄秀雄國除召至關東賜上野

小幡食二萬石信友之後有故削二萬石徙於丹波柏原信良之

後有故削一萬石徙於出羽高畠此四家並立以至於今位不

從四位下然豐臣氏既亡而織田氏之祀永與德川氏俱存識者

以爲其流澤遠出重盛之忠孝近由信長之功德也○外史氏曰

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觀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闈廢羣兒入頽垣

中搏土爲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蓋

衰頽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僅直一醉者耶右府志在

混同海宇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鄰國者其

器量固有天淵之別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此

以令天下未嘗動也而右府爲之培植經紀勲勳不置是

其高義雖謂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羣雄之割據方隅

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

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此其日也當是之時羣雄之割據方隅

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才籠蓋而取之其

適足以隔閣我藩籬使不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

臨毛氏如拉枯朽耳於是專我疆土益大兵力益強以強大之

皆可圖也雄方守角倚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敗猶夫奕碁

也天下羣雄定數百年倚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敗猶夫奕碁

世之功其間必有大矯拂入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待斷

見御臣民不能無猜忍刻厲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眾言厲精

進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眾言厲精

氏取雖半途而能開趙宋之業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

之略無一不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

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藩屏四方者不能不以此致焉則

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

後亦泥

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布陣焉命其兵皆脫胄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向殿而退盛親上矢尾隄望藤堂氏旗乃退伏隄下敵先鋒二將以為走也徑田上隄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隄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信重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掘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軍檢之曹纒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於山田村敗退井伊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為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諒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於茶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舉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且日幸村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昆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山左近執金瓠馬表在其後東軍彌漫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統左將軍統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為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

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撥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旌左右成列鞍於馬而埃如秀賴東征之儀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左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往欲與幸村議東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吾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曰此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朕矣是日我死於此御宿政友初仕越前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子之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岡山至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阿部氏高水氏戰不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承應亦犯前將軍摩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承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徒能過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徒能大和弭兵長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徒能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牀迎見治長守久大助亦至敘幸村遺命語未畢潰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墳路不可出戰徒

死徒隸手窳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為未晚也秀賴從之返坐於千
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
我庖人大隅某謀反縱火於庖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
良列津川左近擊馬表牙旗至千席館駢跪稽首而言曰臣等常
死於城外願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
苟有目者無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
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
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
甲脫其母衣置之牀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
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
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
手刃妻子而出遇加賀兵登入於廳乃健鬪而死秀賴奉淀君將
自殺於天主閣守久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
於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治長
猶侍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臣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
人奉夫人德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外
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
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為太閤嫡子而至於此
天也乃自刃而薨年二十三勝永到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
家道喜殺己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秀賴首悲號使氏
永應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橋土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
井中高等二十餘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隨其所之眾論
湯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隨其所之眾論

乃自殺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
將軍側前將軍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警然俛首曰臣不忍
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庶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
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畔或賭
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於六條積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
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曾我部盛親子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
西門數日斬於磧狗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
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邊尚與治長弟治氏後圖走至近
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子後皆賜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
協往仕前將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長弟道見礫於界浦
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長次青水一重並
被赦真田幸村妻在紀伊為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為尼其餘大坂
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餘人諸將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
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
二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
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
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重
綱亦以功得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網即秀吉微時所仕者也下重
死子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為重綱至是再益邑至二
萬石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眾獨福島正則不從
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禡封於信濃時正則在江戶邸將軍
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
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

考十八後水尾

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
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
後其老臣畱守廣島城不肯奉命埃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
正賴為大和宇多城主先四年禡封寬永八年故加藤清正子忠
廣亦奪其封肥後於出羽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遣臣起兵肥前
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
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以其親屬助役為
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發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
北廳佐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藁席瓦缸
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
嘗與關東開慶北廳與諸將前後皆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
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
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
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惟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
可仰視余觀其像如信然者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
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
威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况以匹
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
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
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
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簣人耳苟勝矣乃大

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不
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為吾由微賤而得司
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
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
舞奔走一受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
之彼亦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
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
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
不愛民力由其不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
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此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
宜也豈惟太閤為然當時勇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
集而擊之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鷲鷹俊狗其噬
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
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
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能收而
衛安往而可也飽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能收而
速得天下乃其所以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
無所復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
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其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
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
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於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

考十八後水尾

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仕前
田氏玉造之戰先眾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
利景憲伴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
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啟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為不
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閒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
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
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汝勸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
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
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
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
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左京大夫
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女
子不嫻禮節女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之事
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
倍前役前將軍笑曰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
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
來負擔四走或入關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曰
置諸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孝陣東寺
高虎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於是
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甚
請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了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
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

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
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
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
軍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
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眾繼之將
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遺事
必先眾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
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
藤堂高虎諸攻城方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埃
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
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
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野蜂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
和泉進而太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太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
宗為其帥水野勝成為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
非汝無可者汝統太和將士有不奉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
虎相為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為中軍先鋒柳原康勝松平康重
與小笠原仙石謙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
侵大和法隆寺焚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
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間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
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走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
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

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
退至檜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
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
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次遂獲則
綱重政治房在貝冢間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
分其部下為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
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
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
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
軍踵至少將忠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
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
故駕肩與而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畱守京師陣於男山前田
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將軍舍星田將軍陣於男山前田
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部尚出陣平野大野
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
計邀擊我前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
告之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
味爽與將軍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之兼相向來救基次
於片山重正不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
兼相亦破之大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
縱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幸
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
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
疲丸盡解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
尚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冢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良
勝先進渡部了自為斥候還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
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遏先部轉旆而左
了日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
隄遇敵將盛親伏隄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
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
而左與木村重成戰於若江隄其將長坂某曰先得隄者勝督統
隊奪隄據之槍隊欲進若江隄其將長坂某曰先得隄者勝督統
而勢竭眾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
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磨
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北
里餘其游兵見盛親橫迫之渡部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
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
不死於死處今何嘍嘍乃爾歸師勿遇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
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慶之則大
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則大
熟如和泉守勿聽何監使之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
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
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

而肯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圍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菰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蓋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殲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銳者其圍進鐵繩乃左奮繩右揮刀殲八人身亦被三牛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尸上扞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修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其臣瀝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入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於稻荷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棟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眾返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擊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願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茶臼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爲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隆發尼崎路望其煙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知發高槻與敵將仙石藁戰於備前島取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濫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佗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牀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願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輻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閣煙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軍曰女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步亂兵中城將堀內氏久觀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啟將軍軍前將軍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糶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糶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於高野給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不疑其詐乃使答曰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與而往直孝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在一與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

考十八後永尾

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
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領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
京師白驪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旋
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
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
信雷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尸於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
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御長曾我部盛親於京師斬於
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道見於界浦大坂將伊東長實奔在高野
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
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水一重君佐
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
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賜之死冬
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與前將軍謂近臣曰忠興必先
眾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
至者相繼謁爾公兩公收大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銀千
枚者各二六月賜大坂於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
里期年而殷富如故十五日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
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
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刃故不賞後封郡山遂徙備後
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
原忠真襲父秀政封榊原康勝瘍劇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
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失
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峰須賀至鎮

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於二條城奏振
鐸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
將軍招撫武式日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
貞承建武式日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
於伏見願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羣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
謀反若殺入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
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娶侯伯會同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
爵位者勿乘輿議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
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宜因其器又與關
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
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
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
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宦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於太和
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封織田氏於太和
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
日至江戶是日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
封信濃侯驕縱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驍諫不
聽乃訴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
坂夏役行至森山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
馬已而向大和山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
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遣吏按
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將軍召忠輝
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

槍之弟在吾在時如此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
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彈遂遷信
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大阪役而卒
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大阪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
將軍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為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鳥是冬
又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若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
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阪留二壻於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
既辱姻姬猶何見疑願為先鋒效力許之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
阻風後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阪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
至無罰

丙辰四十四元和二和漢年契家康為太政大臣夏四月家康薨葬

於野州日光山諡東照權現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二年正

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於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得報大

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

為太政大臣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

四月前將軍疾篤乃磨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論曰吾

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

事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

將軍曰吾論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

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動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歛歛而退

召義直賴宣賴房誠以善事將軍召其傳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

山信吉助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願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

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於久

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神原康政兄清政輔於久

世子信康及世子敗弃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

沈其膝以絕將軍因使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

將軍以遺命改葬於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入日畢事既望

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

軍自江戶來次日祀焉花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

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以爲常後三十年

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

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
知屢託游畋以問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
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曰吾聞主將
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於園其一網於濠
皆被拘繫身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築之鯉
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
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公大悟拋

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衷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
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
一人雷請曰臣承間敢有白出一疏於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
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
多正信待坐啟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喪之公
曰否吾衰其志也且彼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
問之於士井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憚
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者豈可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
好善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善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
弱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志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諭
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
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
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天則斃其根猶鷲鳥之有爪翼也愛其
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
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
可不懲哉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險民膏
血盈之府庫日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
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
凡政在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縷之習如
衡之舊可以為虛飾鐵可以為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縷之習者
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為大蠹也我家法度皆祖考與耆舊議深謀

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
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
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
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慮鄰國攻守
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
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
乎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
甘其鋌使中人而難拔也請傲之公響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
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鋌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為今川氏所
育今川義元之墓在於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仁且
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誠以綏撫天下
英人來通商再禁耶穌教置下田尹
日本國志是年始置下田奉行於江戶港口

丁巳 元和三年和漢年契後陽成帝崩四裔編年表疏神田川

定軍賦二年日本國志三年呂宋船至荷蘭人至平戶告界商常

獲教徒密書闖船無少長皆斬之幕府由是益親荷蘭初羅馬教
士利瑪竇入中國用漢字著書講張西教海船或齋至傳播民間
至元和八年令長崎奉行嚴檢漢書語涉泰西者一概塗抹名曰
禁書其後長崎奉行捕禁益嚴教民多露宿乞食然卒不能絕

戊午 元和四年四裔編年表營鹿島宮

考十後水尾

三

己四十年元和五年和漢年契流福島正則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年夏將軍入朝

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

阪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

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於江戶第傳命放之

津輕以其大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

封參議賴宣於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

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冠諸

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四裔編年

於郡山以大阪爲鎮府遣舊勳一將守之稱爲城代

表通使於羅馬教王

庚光宗泰元和六年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年置京橋玉

申昌元元和六年造兩成遣大番頭率部眾更成與二條城同

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

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

辛嘉宗天元和七年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年將軍綱女

西啓元元和七年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

嗣國除四裔編年表英吉利辭通商日本國志明浙直總兵遣人

齋書請禁海寇將軍卻之

壬二元和八年和莫年契流本多正純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

正信爲中老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

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臣

得送老於其間何暇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沒

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

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

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

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

景不忍殺不幸乃棄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冤

也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

忠鄰之冤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

將軍時食宇都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

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

父正重之四裔編年表詣日光廟

後存焉

亥三元和九年日本外史十一武田氏上杉氏九年三月景勝病

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爲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島山氏

爲謙信子養後以爲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

最有功德川公命復島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市大阪冬役召

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倚焉義春爲人短小而善

辨陳己嘗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豐臣以

來老兵豪傑而毋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

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偽云宇佐美定行之孤定興數潛從
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
難會津及從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任紀伊亦於越後事跡
有所綜覈初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政貴嚴刻而
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然世言兵法並稱
二家云○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
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重馳
輕死我國俗所自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
治之經數百年聞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
能震懾四鄰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
乃舍此學彼斲樸為文鏗強為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
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為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
營私利無所為而不承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為然故先王所以自
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願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為
羣雄所分領日淬月厲逾用逾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而後戰者
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
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結
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為我邦極則者由
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
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即如二家雖較
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卒徒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
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為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
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為弓銃手

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
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
為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羣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弗解不
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闕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
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關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
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
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偽其法可
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
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立也信立之恃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
不相山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
考畠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為余言如此四裔
編年表德川家光為征夷大將軍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九
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為正三位大納言八月世子家光親京師將軍
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以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
色殺無辜幕府數以密旨助之不悅
是歲放之豐後萩原削髮號一柏

甲四 寬永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寬
後三世以不能馭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正皆有
功於大阪之役忠昌封於川中尋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
萬石直正初受封於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柏之敗本多成
重復歸幕府列為諸侯○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寬永元年秀元

丙六 寬永三年和漢年契行幸二條城四裔編年表台德公為太

政大臣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

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

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

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

丁七 寬永四年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四年蒲生忠鄉卒無

卯 萬石封丹四裔編年表建寬永寺

羽長重寬永五年和漢年契建加茂祠四裔編年表詣日光廟

戊毅宗崇寬永六年日本國志禪位於皇女與子內親王秀忠女也

辰禎元明正天皇

和漢年契明正天皇諱興子後水尾之皇女

皇讓位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

後受

辛四 寬永八年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八年

壬五 寬永九年和漢年契台德君薨

癸六 寬永十年和漢年契建大成殿於上野忠長自盡日本外史

川氏五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葬於增上寺前

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

公為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

內獨休於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

承權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吉弟忠吉

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

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

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領之公聞

之不銜直政正信而忠吉亦離忠鄰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

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亦離忠鄰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

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

得齋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確冰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

不知越前宰相平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

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

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

變容損涕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

考十八明正

臣

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
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
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為人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
所以異也故諸政治皆倣東照公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
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為傳忠世
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利勝常侍燕樂乘閒說曰
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
從為側用人公又以為傳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侯伯親出面之日
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於天下則惟其所欲然家光伯親出面之日
弓箭授受之諸侯聘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孰不德川氏
恩澤今日有政揆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眾同聲對曰誠如
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附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田光
政於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
女適大阪而寡改為本多忠政之婦生子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
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於出羽徙封細川忠興於肥後
阪之功也後幕府小倉於小笠原忠真中津於其兄子長次追賞十
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為母氏所鍾愛
將軍為世子時內外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
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
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於上座忠長欲腫升公曰叱叱汝敢

壕多鳥忠長手發銃獲一鳥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幸之換台
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公悅啖之且問曰何處得之具對以
實公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
長既長元和封甲斐寬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驩於
台德公公擯之就國及公有疾畋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為請召見
之不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軍既除服乃
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悅次年重長受命諷
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府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
從兩番更戍駿府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
三年亦無嗣收封召其四裔編年表置少老
甲子賜播磨地六萬石
乙七寬永十一年和漢年契家光公入朝四裔編年表西城災日本
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十一一年將軍入朝進從
一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

國民遠航律以極刑並禁造巨船初足利氏之末海賈奸匪汎海
私出船幟題八幡字往往為盜文祿初豐臣氏始給信牌許遠航
逮德川氏定為二十家船時人謂之硃印船及教禁嚴凡入海者

乙八寬永十二年四裔編年表置僧祝司建評定所日本國志禁
亥八寬永十二年四裔編年表置僧祝司建評定所日本國志禁

必奉牒書又謂之奉書船然安南暹羅皆嘗遣使請禁國商橫暴
自文祿以來四十三年至是停之適有久往廣南歸者五人皆處
斬旋又定船舶之制禁帆用三桅漕船外不得過五百石著為定
制防遠航也

丙九 寬永十三年和漢年契朝鮮使來鑄寬永錢日本國志命於
子 長崎築港建館以居洋商不許雜居募富民填港內築別島既成
乃驅洋人盡住別島又放洋種男女二百八十七人於海外令大
村純信以兵扼諸口以備竄逸

丑十 寬永十四年和漢年契島原賊作亂
寅十一 寬永十五年和漢年契島原賊亡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
餘黨以耶穌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軍下教西海諸侯遣板
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信綱命水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
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率十餘人斬首四萬

數十人後遂毀原城徙治島原其子重次嗣封政尚苛酷謗聲載
道是年八月耶穌教徒遂作亂故小西氏大友氏遺臣之奉教者
匿於天草糾黨宣言曰島原益田時貞神人也昔西教師有遺言
廿六年後天降善男子枯樹森華絳雲四塞乃上帝再來之證今
少年時貞即其人羣賊等遂自天草入島原所在響應犯高久城
掠倉穀三萬二千包及火藥甲兵等築原城而據之其事聞幕府命
鎮西諸將討之以板倉重昌督師重昌合諸侯兵十二萬五千攻
之不克重昌謀久困之幕府又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
重昌聞二將至愧師無功奮勇力戰中箭斃而斃信綱等至命諸
將合圍然後進攻至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破縱火焚毀煙焰漲
天賊將時貞等十餘人皆自殺斬首四萬無一降者諸軍亦死者
千餘傷者七千餘是役也重圍凡百有旬日官軍前後死傷至一
萬三四千余攻天草之亂以不教之民執耜擾之兵聚數十萬勁
旅於小城之下而每戰必勝偏強不屈此何故萬眾一心也萬
眾一心者教使之然也吾聞耶穌基督之教推人物本原一歸之
上帝主宰又以耶穌舍生救人為上帝子聖教主一心崇奉推其
弊至於靈負國法不負教法甯負君父不負教祖苟或詈教則戟
手而爭刀鋸之所加矢石之所攢踊躍奔赴視死如飯以是為
教祖之恩階昇天之前悍然不悔是役也城破之日兒童幼女
難執戈於君父之前涕漣者嗚呼何其敬信之至此也歐洲十字
咸引頸受刃無一涕漣者嗚呼何其敬信之至此也歐洲十字軍
之起十戰九敗卒能奮興新舊教之爭至於父子仇隙伏尸百萬
嗚呼耶穌憂人道滅裂教以相生相養之道而其徒競為危激蹈

考十八 明正

湯赴火以張其教吾不知其救人行善之謂何也日本荻原裕曰
自三韓內附而浮屠至焉西南洋屬聚而祇教入焉祇教毒之尤
酷者也一誤吾民愚民蹈而罹辜者大約二十八萬而官軍鏖戰
死於鋒鏑下者不與焉寬永以後遺匪餘孽或殺或流或自裁喪
國破家者亦不少大抵前後墮生於祇教之禍蓋幾幾三十萬人
吁此三十萬人者皆我赤子也教徒一饒舌而我三十萬赤子含
笑瞑目可不懼哉

己卯二寬永十六年和漢年契停耶穌商船建知恩院日本外史二
五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為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
議○日本國志十六年遣使長崎召鎮西諸藩重臣申教令天草
亂後於十五年懸賞曰告教士者賞銀二百錠告教徒者賞百錠
及是再遣大田資宗於長崎召各國諭絕來航令諸藩曰國家嚴
禁天主教外國非不知而潛遣教士屢
來犯禁自今來船輒火其船誅其人

庚辰三寬永十七年四裔編年表詣日光廟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
嗣國除○日本國志十七年澳門葡商復來強請互市幕府遣民
部少輔加加瓜忠澄告之曰汝屢犯大禁是蔑我國也捕斬六十
餘人餘附
華船還

辛巳十寬永十八年和漢年契竹千代君住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
綱實郡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為
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日本國志十八年荷蘭
船長來謁將軍家光諭曰耶穌教有潛至者必告毋匿否則並絕
爾國爾後荷蘭船至船主每獻方物至江戶謁將軍沿為常例時
命北條正房問蘭人以西洋攻戰大礮火箭之法後錄為一書上
之

壬午五寬永十九年和漢年契天下大饑四裔編年表詣日光廟
癸未六寬永二十年和漢年契朝鮮遣使來諸家系圖成日本國志
帝在位十四年禪位皇太弟

後光明天皇

和漢年契後光明天皇諱紹仁日本國志後水尾第一皇子母壬
生院藤原氏年十一卽位敕賜宮號於日光廟每歲納幣以宗澄
親王為東叡山座主後皆為例

甲十七
申大清順治元 正保元年和漢年契二條康道攝政東都長松君

生後名綱重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

生次子綱重後為四裔編年表國郡圖成

乙三 正保二年和漢年契愛宕祠火修祇園社東都德松君生後

名綱儀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二年家綱公任正位大納言

丙三 正保三年和漢年契祇園祠火五條石橋成日本國志八月

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贈書暨方物乞援兵芝龍福建南安人

婦田川氏生二子長曰森即鄭成功也既而芝龍去為海盜擁眾

數萬崇禎時就明招撫有戰功封平虜侯嘗圖其軍容贈日本求

還兒與之故素書聞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忠勝等議之又

與日本通往來下議德川三親藩賴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於國儻若無功匪

翅辱國結怨強鄰實貽後患勿援為便議遂寢命日根野吉明如

長崎告之會聞 大清兵下福建芝龍就撫遂罷使卻信物合西

北諸大藩陰成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復遣使致書乞兵按芝福清

宗義行朝錄作崔芝是也各書多誤作周崔芝書若曰芝忝任

水師都督有志無力有力無兵貴國人皆義勇兵皆精悍慣於力

槍熟於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敢效七

日之哭借三千之兵壯我同澤同袍之氣永締如帶如礪之盟又

致一書乞給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納

丁四 正保四年和漢年契南蠻人來擊卻之日本國志是年葡葡

防戍舊制外船進口例收礮花及是葡人曰兵艦非商船不受命

事聞幕府命九國諸藩出成兵以小舟圍繞緬筏扼海梗塞去路

眾至八萬又特遣大總督如長崎詰問

察其無他然猶停泊五旬餘而後去

戊五 慶安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夏六月東都地大震

兩月人多死日本國志鄭彩致書乞兵器鄭成功亦貽書長崎有

司書略曰大明龍興三百餘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亂以至今日成

功誓心報國徘徊瀾閩頗有感情樂從者然孤軍懸絕四面無援

成功生於貴國值此艱難儻惠假數萬甲兵感豈有極亦不報成

成功後據臺灣時與長崎通商至鄭氏降乃絕

丑六慶安二年和漢年契近衛應山薨琉球入貢夏六月天雨毛

長四五寸秋諸國洪水日本國志魯西牙人始至樺太魯西牙一

作魯西亞一作鄂又馮京第黃宗義以明魯王以海命來長崎乞

師不答朱之瑜亦來乞師不答之瑜字舜水明餘姚貢生亦魯王

外援終不遂其志至歲己亥遂留長崎不歸筑後人安東守約分

廩祿之半師事之德川光國欽其德義請之幕府延為賓師水戶

文敷之與與有力焉是時有僧陳元贊明進士辟難削髮來居西

京有福建僧隱元德川家網遣人迎之命於宇治辨萬福寺名曰

府聘之來長崎亦留不歸均為日本所重附識於此暨明唐魯二

王亡遂絕音問

庚七慶安三年和漢年契德川家綱為征夷將軍

辛八慶安四年和漢年契朝親行幸德川家光薨日本外史二十

代說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台德公曰易嫡亂之本
也且竹千代後必有明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
子類己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
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
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
且嘗盡召天下侯伯於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將士至於家光則襁
褓已主天下自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緒第將士之任而不一事權
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已居統緒第將士之任而不一
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遠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
延諸侯賜佩刀許朝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先事皇室恭
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
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
東照公事公輒曰少埃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
是非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性如此其所
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眾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
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
件廣之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
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大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之故皆見寵任皆
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台德
公之薨頒賜遺金又周加其俸婚嫁喪葬概皆得貨於官而猶告
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麾下士人及諸吏眾皆謂當有慶

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眾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何地乎因太息泣下眾莫能仰視酒并忠勝在側颺言曰諸君恃仁枉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眾心服而罷已而下台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俸又置新番以番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而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獲罪放於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汝父盡忠輪誠吾駿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鳴咽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眾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網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謀然有聲將軍提刀夫入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網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肯實不許出信網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將軍出視朝夫人謂信網之志而慮其飢私囊口以餒啗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繼之將軍曰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拜翼我兒果如其言信

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眾稱其敏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予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為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曾約封我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婦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羣議不決板倉勝重薦京尹直孝曰婦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報世以爲不愧其父公嘗有疾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無解其意埃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少老進老中而正之心概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於門婢家幟用蔡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鄉羣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番眾也

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羣騎至索將軍問之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已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於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徒鎮會津累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世命家綱幼主不敢為慶讓以埃其長大納言江戶凶賊伏誅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

壬九 承應元年 四裔編年表 改元

巳十 承應二年 和漢年契 皇宮火 琉球入貢 四裔編年表 玉川水

道成 置侍 中 日本國志 將軍家綱 築七礮臺於長崎防外患

甲一十 承應三年 和漢年契 建黃蘗山帝崩於仙洞 日本國志 帝性

好學 命儒臣講程朱新義及崩詔廢火葬在位十一年

後西天皇

和漢年契 後西天皇 諱良二 後水尾第四子 日本國志 母龜春門

乙二十 明麻元年 和漢年契 改元 朝鮮遣使來

丙三十 明麻二年 和漢年契 東都大風

丁四十 明麻三年 和漢年契 春正月 東都城邸民屋悉燒日本外史二十

二德川氏五明麻三年 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

情恂然信綱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辦忠勝等協議盡罷諸侯就

復舊觀 天下不復動搖 道春卒

戊五十 萬治元年 四裔編年表 改元 和漢年契 明鄭成功請援不應

東都大火

巳六十 萬治二年 和漢年契 春二月 京師火 良純歸京 夏東都城成

四裔編年表 架兩國橋

庚七十 萬治三年 和漢年契 大阪城火 米價昂貴 四裔編年表 開拓

本所深川地

辛十寬文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皇宮火春正月東都

火日本國志命諸藩嚴索教徒立五戶互許法

王聖祖康寬文二年和漢年契毀京師大佛夏五月地大震四裔

寅熙元編年表置驛傳尹改量制日本國志帝在位八年以災異頻仍為

失德所致遂避位於凝花洞皇太弟立

靈元天皇

和漢年契靈元天皇諱識仁後水尾第十二子日本國志母新廣

儀門院藤原氏年十歲即位時宋學大興有箸論攻駁者禁錮之

癸二寬文三年和漢年契二條光平攝政禁殉死

甲三寬文四年和漢年契造洛東大佛去年詣日光廟夏鷹司房

輔任攝政冬十月客星見南

乙四寬文五年和漢年契大阪成雷火定布帛丈尺二丈六尺為

丙五寬文六年和漢年契夏四月流不受不施僧徒禁不受不施

宗

丁六寬文七年和漢年契南都二月堂火再修多田院四裔編年

表禁新建寺院

戊七寬文八年和漢年契東都大火諸國大旱房輔任關白日本

國志於長崎府廳設耶穌像聽民踐蹂寬永以來禁教益嚴每歲

諸藩捕斬者數百人又嚴

於鐵板俾土民踐之以驗宗教是歲納之長崎府廳幕府遂著為

令後又設於海岸外舶

來者必踐踏乃許登岸己八寬文九年

庚九寬文十年和漢年契本朝通鑑成伐蝦夷平之攝州大風雨

土大阪海潮溺人

辛亥 寬文十一年和漢年契琉球入貢

壬子 寬文十二年

癸丑 延寶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英人乞通商不許日本國志英

書求互市不允自後長崎商船惟華商及荷蘭船而已他國無復至者行之二百餘年和漢年契京都火日

本國志日本籍稱康熙十二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及劉進忠致

書於長崎奉行贈銷金馬鞍以通商船書有山麗水秀人物清華

之語考尙可喜於十二年三月告老以兵事屬其子之信進忠時

官潮州鎮總兵十三年叛旋結鄭錦掠潮惠蓋鄭氏素與日本往

來進忠知之將萌叛志預圖外援故有此舉可喜時爲之信所制

不得出一令未必知也

甲子 延寶二年和漢年契五畿洪水京都大雨雹

乙丑 延寶三年和漢年契謹野洪水大機戰李滿巷

丙寅 延寶五年

丁卯 延寶六年和漢年契東福門院薨石清水放生會再行

戊辰 延寶七年和漢年契營賀茂兩祠四裔編年表修加茂社

己巳 延寶八年和漢年契夏五月將軍家綱薨諡嚴有君贈正一

位太政大臣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既而親藩老臣前後皆

在職三十一年薨葬於寬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三寺

爲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

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

苟欲酬微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

將軍父廣忠正二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偕獵於上野使土井

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

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河大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大猷二

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塋爲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

詣日光廟以爲重典十九日法皇崩諡後水尾院日光山法王

薨自秋九月不雨至冬十二月四裔編年表水府上扶桑拾葉集

辛酉 天和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德川綱吉爲征夷將

軍冬東都火

壬戌 天和二年和漢年契春三月立皇太子日本國志自後龜山傳小松之後不

立東宮者立藤原房子爲皇后朝鮮遣使琉球入貢

癸亥 天和三年和漢年契冬經攝政越後獲狒狒四裔編年表

尋得無人之島

甲子 貞享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頒定新曆日本國志始用

元授時曆名貞享曆自用宣明曆以來迄今亦殆千年

乙丑 貞享二年和漢年契夏皇母薨諡逢春門院

丙寅 貞享三年和漢年契帝崩在位二十四年日本國志澳門

港使送漂民十二還長崎上書曰我國以尊日本故特送漂人非

送乃新曆尉使吏送之曰御體通船送自送而後縱有票人願勿送

東山天皇

和漢年契東山天皇諱朝仁後西第五子日本國志母敬法門院

藤原氏年十三歲即位又綱吉營孔子廟用儒臣源光國編大日

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隱示尊王統斥武門之意

丁卯 貞享四年和漢年契夏四月二十八日即位一條冬經攝

政四裔編年表行大嘗禮

戊辰 元祿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

己巳 元祿二年

庚午 元祿三年和漢年契春正月近衛基熙任關白秋八月修

愛宕山寺京都暴雨崩山冬修五條橋建聖堂四裔編年表移聖

廟於湯島

辛三元祿四年和漢年契高野山火禁悲田派

未三元祿五年和漢年契始置防火局秋七月伊賀雨五穀

申三元祿六年和漢年契朝覲行幸秋九月石清水祠修造四

酉二元祿六年和漢年契

甲三元祿七年和漢年契江都火夏四月加茂葵祭再行秋伏

見貞致親王薨

乙三元祿八年和漢年契春河內三日市猫生角夏鑄元字金

銀

丙三元祿九年和漢年契明正上皇崩江都地震四裔編年表

地圖成

丁三元祿十年和漢年契春二月立有栖川王女為皇后始征

丑六

己三元祿十一年和漢年契理聚樂宮址溝夏六月修役行者

一千年忌追福日本國志始限蘭船進口每歲四艘或五艘

庚三元祿十三年和漢年契伯耆雨豆麥四裔編年表營香取

宮

辛四元祿十四年和漢年契桑名城火四裔編年表赤穗遺臣報

仇

壬四元祿十五年和漢年表藩翰譜成

癸四元祿十六年和漢年契關東地大震新敕撰類題和歌集

刻成鷹司兼熙任關白四裔編年表良雄等賜死

甲四元寶永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疏新大河川建濱御殿和漢

年契夏諸民多饗於伊勢太廟聖堂再建鑄寶字銀

乙四十寶永二年

丙四十寶永三年和漢年契鑄寶永錢四裔編年表鑄當十錢

丁四十寶永四年和漢年契富士山燒停諸國銀會

戊四十寶永五年和漢年契京師火四裔編年表王宮火

己四十寶永六年和漢年契將軍綱吉薨德川家宣為征夷將軍

庚四十寶永六年和漢年契將軍綱吉薨而無嗣弟中將綱吉自

職日本國志帝在位二十三年以災變自恨菲德遂禪位皇太子

尋崩

中御門天皇

和漢年契中御門天皇諱慶仁東山第六子日本國志母新崇賢

院藤原氏年十歲

三月源通茂薨四裔編年表諸史餘論成

辛五正德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停鑄寶銀和漢年契春三月家

熙任太政大臣朝鮮遣使來日本國志朝鮮聘使至家宣從儒臣

議答書稱德川氏日本國王

壬五十一正德二年和漢年契夏四月中宮崩諡新上西門院秋七

月九條輔實任攝政冬十月將軍家宣薨諡文昭君贈正一位大

相國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四四裔編年表水府上禮儀類

典書

癸五十一正德三年和漢年契秋八月仙洞院祝髮號法皇冬十二

月東都火德川家繼為征夷將軍年四歲

甲五十一正德四年和漢年契琉球入貢四裔編年表更改中國通

年三

商信牌鑄新銀

乙五十 正德五年和漢年契修神君一百年靈忌於日光山四裔

未四 編年表大日本史成滅荷蘭市舶數日本國志將軍家宣命限二艘輸出物值銀三千貫銅一

百五十萬斤遣使長崎

丙五 享保元年和漢年契改元夏四月將軍家繼薨諡有章君

贈正一位大相國紀伊中納言德川吉宗為征夷大將軍日本外史二十

二德川氏五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厲精為治多所釐革天下號為德川氏中興之主

丁五十 享保二年和漢年契春正月興福寺火東都大火

戊六十 享保三年四裔編年表琉球入貢

己五十 享保四年和漢年契朝鮮遣使來四裔編年表重修輿地

壬九 享保五年和漢年契以昭仁王為太子四裔編年表關東

大水水府上大日本史

辛六十 享保六年四裔編年表聽民訴檢戶口日本國志將軍吉宗

始開泰西禁書之禁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模浦賀奉行

壬六十 享保七年和漢年契上皇幸賴實第

癸世宗雍 享保八年四裔編年表停鑄寶銀

甲二 享保九年和漢年契大阪火

乙三 享保十年四裔編年表鑄金

丙四 享保十一年和漢年契將軍狩於小金原四裔編年表鑄錢

丁五 享保十二年日本國志小笠原貞任請檢小笠原島聽之貞任

曾祖貞賴嘗奉教檢南海得一島命以其氏每歲航收其利寬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其後小笠原島英國欲爭為已有日本卒

聽不

戊六 享保十三年 和漢年契物茂卿死謁日光廟 四裔編年表八
經考文成

己七 享保十四年 和漢年契交趾人貢象

庚八 享保十五年

辛九 享保十六年 和漢年契甘露降 四裔編年表 江都大火 日本

國志 滅蘭船輸出為一千五百貫銅一百萬斤

壬十 享保十七年 和漢年契靈元上皇崩

癸十一 享保十八年 和漢年契營皇宮 四裔編年表 西國大饑米騰

貴

甲十二 享保十九年

乙十三 享保二十年 和漢年契帝傳位皇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四裔

卯三 享保二十年 和漢年契

和漢年契櫻町天皇諱昭仁中御門皇子享保二十年受禪冬十

一月即位日本國志母新中和門院藤原氏又時文學甚盛菽生

茂卿伊藤維楨各習古學新井君美青木敦書首唱荷蘭學

丙高宗乾 元文元年 和漢年契改元近衛家熙攝政冬十一月立

皇后十二月東都大雷鑄革文字金

丁二 元文二年 和漢年契中御門上皇崩竹千代君生夏五月葬

上皇 四裔編年表 鑄錢

戊三 元文三年 四裔編年表 行大嘗禮

己四 元文四年 和漢年契大阪大雷人死 四裔編年表 鑄鐵錢

庚五 元文五年 和漢年契行新嘗會

辛六 寬保元年 和漢年契改元皇子降誕 四裔編年表 武德編年

集成

壬七 寬保二年和漢年契冬十一月行大嘗會十二月大雪日本國志命青木敦書索遺書敦書始習蘭學敦書稱文藏官書物奉學而世未之知敦書乃如長崎從象胥習洋字質蘭籍至輓近蘭學浸開始有種痘法亦賴其首倡著有和蘭話譯等

亥八 寬保三年日本國志又減荷蘭輸出為五百五十貫銅五十萬斤

甲九 延享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夏六月天下疾疫敕奉幣七廟

乙十 延享二年和漢年契一條兼香任太政大臣德川家重為征夷將軍四裔編年表江都火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三十年職後六年薨諡有德世子諱家重

賢良稱良主丹波人竹內式部以武技出入公卿家不喜幕政漸露復古之志家重逐之公卿坐是延享三年稍漢年契夏五月帝禰位皇太子在位十一年

桃園天皇

和漢年契桃園天皇諱遐仁櫻町第一子日本國志母開明門院藤原氏年七歲即位

丁二 延享四年四裔編年表桃園天皇元年
戊三 寬延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朝鮮遣使來琉球入貢冬十月行大嘗會

己四 寬延二年和漢年契春三月雨赤雪讚岐洋得大魚長九丈

三寸浮龜之類也
庚十 寬延三年和漢年契櫻町帝崩

辛十 寶曆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夏六月將軍吉宗薨未六 寶曆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夏六月將軍吉宗薨諡有德院贈正一位大相國秋八月一條兼香薨

壬申寶曆二年和漢年契冬琉球入貢

癸酉寶曆三年四裔編年表頒麻法

甲戌寶曆四年

乙亥寶曆五年和漢年契冬十一月藤原富子入內四裔編年表

米貴

丙子寶曆六年和漢年契東都火長崎火四裔編年表建濟壽

館

丁丑寶曆七年和漢年契內前任關白夏東海洪水

戊寅寶曆八年和漢年契皇子降誕秋九月大阪雷鳴雹降連

日

己卯寶曆九年和漢年契加州金沢火冬十一月五畿大雷風

雨

庚辰寶曆十年和漢年契春二月加州大聖寺及瀧州大垣火

辛巳寶曆十一年和漢年契夏六月將軍家重薨諡信院贈

正一位大相國

壬午寶曆十二年和漢年契秋七月天皇崩諡桃園院在位十

六年德川家治為征夷將軍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十七年薨諡信世子諱家治襲職二十五

年薨諡

後櫻町天皇

和漢年契後櫻町天皇諱智子櫻町第一女日本國志母皇太后

青綺門院藤原氏吉忠女又處土山縣昌貞藤井右門著論斥幕

府處臬刑

癸未寶曆十三年和漢年契近衛內前攝政四裔編年表禁攜

銀出洋

甲二十 明和元年四裔編年表 改元製火浣布 和漢年契 冬十一月行大嘗會 朝鮮遣使來琉球入貢

乙三十 明和二年和漢年契 夏四月修神君一百五十年靈忌祭典 於日光山四裔編年表 鑄五銖錢

丙三十 明和三年和漢年契 春水戶火

丁三十 明和四年和漢年契 秋七月尾州參州海淵溺人鑄當四

錢 冬十一月朔日冬至行赦

戊三十 明和五年四裔編年表 俄羅斯人來至阿波

己三十 明和六年

庚三十 明和七年和漢年契 諸國大旱自五月至八月七月名古屋熊本火赤氣見北方 日本國志 立皇姪英仁親王為皇太子 遂

禪立 在立八拜 後桃園天皇

日本國志 後桃園天皇諱英仁 桃園第一子 又母恭禮門院藤原

氏和漢年契 明和七年冬十一月受禪

辛三十 明和八年和漢年契 夏四月即位 近衛內前攝政自春至

秋 諸民羣賽於伊勢大廣 冬十一月行大嘗會 日本國志 有俄人

由甘查甲測驗東海致書長崎

壬三十 安永元年和漢年契 改元春東都火 夏諸國疾疫 秋七月

諸國大風洪水 冬藤原維子入內 四裔編年表 鑄二銖錢 日本國

志 俄人六十餘至烏兒圖 普島築室營漁 利土人不能制 遂與互

鬪

癸三十 安永二年和漢年契 夏諸國大水 鑄南鏡

甲三十 安永三年和漢年契 夏六月大風 四裔編年表 架大川橋

午九

後桃園

乙未十安永四年和漢年契五條橋成

丙申一安永五年和漢年契麻疹流行謁日光廟

丁酉二安永六年和漢年契秋奧羽洪水冬大阪火

戊戌三安永七年和漢年契大阪震二十四所肥後海瀨日本國

志俄人至島夷嚮導至納加麻乞市易

己亥四安永八年和漢年契薩州鹿兒島山海變動關八州洪水

日本國志松前氏以將軍家治命還書辭市易給米煙酒遣之俄

人鞅鞅去又帝崩無子在位八年

光裕天皇

日本國志光裕天皇諱兼仁東山帝曾孫典仁親王第六子母盛

化門院藤原氏年九歲

庚辛四十四安永九年和漢年契壬辰大目先帝皇女所生任大新王尚節位丸跡均置攝政符旨

辛丑六十四天明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元日帝加元服冬

大阪火以豐千代君為猶子

壬寅七十四天明二年和漢年契世子敘從二位四裔編年表羣書類

聚成

癸卯八十四天明三年和漢年契春三月秋田火淺間嶽噴火秋諸國

大風雨冬十月皇太后維子薨諡盛化門院自夏至冬米價昂貴

甲辰九十四天明四年和漢年契春正月彗星見三月兵庫火冬東都

火四裔編年表大饑

乙巳十五天明五年和漢年契夏諸國大旱四裔編年表細川重賢卒

日本國志俄人來松前熊石家治特遣使巡視蝦夷諸島又命巡

樺太

丙午一 天明六年和漢年契春東都火秋東都洪水冬閏十月將

軍家治薨諡浚明君贈正一位大相國十一月朔日冬至行赦四

喬編年表疏通印幡沼大饑江東大水

丁未二 天明七年和漢年契天下大饑米價大貴德川家齊為征

夷將軍日本外史二十二德川氏五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敘任

軍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

大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任如源氏足利氏

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言始初有德公為後世深慮

就世祿而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二子不復建封土給廩粟十萬

石賜第於田安一橋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於清水皆為省

卿及浚明公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為世子名齊實有德公曾孫

及襲職復修其政不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

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

使歸部頭兼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

來在軍職兼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

云。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關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

應東海彷彿尾濃之開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迤赴京畿

而其南沃野洪闊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其千軍萬馬之馳

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阪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德

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阪而在於關原不

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大阪其將校也夫關

以織田氏將校起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

力私其惠遂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

二號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

不遇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

甲信之精銳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

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惟君與我袁本初輩

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

帝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之於本初而求者在彼許

者在我之權也耶惟夫權在於我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可

天下之權也耶惟夫權在於我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可

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未路兵連於外士亂於內而莫之能

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

待智者而後知特未自開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誰

德川氏者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而誰

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

於東則大阪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室復

忍於豐臣氏之孤平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

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練雖太閤非其所

畏况於當時羣英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蓄

考光緒

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鄰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壤勁敵百戰爭鋒寸壤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至強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惟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譽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申三 天明八年和漢年契春正月晦京師大火自天明初年羣書類從刻成一千二百七十三部六百三十五冊東都塙檢校保

己一輯自來著書之廣大貞主秘府略一千卷後無及此舉者

己五十 寬政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減荷蘭使入觀儀和漢年契

命設預備倉

庚五十 寬政二年和漢年契營皇宮琉球入貢

亥六十 寬政三年和漢年契八月大風四裔編年表濟壽館改爲

醫學館日本國志將軍家齊滅外舶歲額限荷蘭一艘命荷蘭船

主五歲一至江戶有山臺處士林子平以昌義每方將軍命固之

里諸國山川要害莫不諳知最留意海防再游長崎接海外人詳

其情狀其意謂自江戶日本橋抵於歐羅巴列國一水相通彼駕

駛巨艦航大洋如平地視異域如比鄰而我國不知備可謂危矣

瀕海要衝之地必嚴築礮臺設戍兵以日本全國爲一大城一旦

緩急以逸待勞庶免外侮又謂南北諸島委之不顧外國有竊據

者爲患不細歸著海國兵談及三國通覽二

書幕府以爲搖動人心命毀其梓錮諸其藩

壬五十 寬政四年四裔編年表肥前溫嶽噴火建和學所

子七十 寬政五年和漢年契德川家慶生日本國志俄羅斯女帝

丑八十 寬政五年和漢年契德川家慶生日本國志俄羅斯女帝

蘇非遣使阿陀牟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市送還漂民二人家

齊臨吹上廳見之二人伊勢白子舟子漂遣日付官名石川忠房村

上義禮等至松前諭阿陀牟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苟求

互市有國禁在俄使乃歸時英船亦數出沒蝦夷海

甲五十 寬政六年和漢年契立皇后

乙六十 寬政七年和漢年契獵小金原

丙仁宗嘉 寬政八年和漢年契琉球入貢

丁二 寬政九年和漢年契集古十種板成白川侯輯博集本邦古

器金石銘類好古者寶之日本國志命松前氏修備更命南部某

津輕某交成蝦夷明年復遣使按驗

戊三 寬政十年和漢年契七月二日京師大佛火四裔編年表頒

寬政麻

己四 寬政十一年

庚五 寬政十二年和漢年契愛宕山火修大猷君百五十靈忌四

裔編年表孝義錄成

辛六 淳和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天王寺火修聖堂

壬七 淳和二年和漢年契秋七月城江攝河洪水住吉祠火日本

國志治積蝦夷稔術敏兼輟奉爲官地

雉日本國志禊松前氏封收松前及西蝦爲官地

甲九 文化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檢戶口和漢年契羽州象瀉山

崩地陷春三月敕奉幣於宇佐祠及七廟日本國志俄羅斯帝亞

歷山大遣使禮薩納等至長崎再送歸漂民四人四人仙臺水手

至一島曰蘊提戾都蛤又乘島船西南至屋和都蛤港皆俄人所

管復往伊雷歌都蛤居八歲俄帝徵之乘駟晝夜西北馳五十日

至都館大臣宅帝召見十人問欲還否四人求還餘乞雷四人在

都四旬縱觀禮拜堂博覽會及異花奇禽等蓋俄人欲再請互市

故厚待之於是發船送歸由南亞墨利加之巴西抵極南海折而

西北過東洋泊加模瀨都蛤而達長崎水陸距俄都七萬餘里

獻書及方物乞通信互市將軍弗納

乙十 文化二年四裔編年表續藩翰譜成日本國志春二月遣目

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仍賜米鹽綿各若干

給薪水遣俄使歸初阿陀牟之至根室也及還與一牌曰若再來

以是為信俄人誤謂許互市故禮薩納因請終不許禮薩納在船陸療養且修船眾守法不聽賴常曰有疾不許療船壞不許修是失信義也遂從其請禮薩納感謝而去賴常上狀請犯禁罪執政反賞之

丙寅文化三年和漢年契東都大火琉球入貢日本國志秋俄羅斯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柵溪廨舍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

丁卯文化四年和漢年契彗星見永代橋落日本國志夏四月俄

羅斯兵艦二艘寇越土呂府火名蘭穗柵執戍卒三人進犯舍那

寒戍兵僅數十人力拒之夜俄兵潛登寨後菜世鹵山發大煩戍

兵不敵退保蔓米羅山俄人焚寨掠器而去箱館奉行乞援於仙

臺南部津輕幕府亦飛檄奧羽諸藩嚴為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

前五月俄人侵理并尻島焚抄船數隻又至樺太送還俘口上書

曰敢乞互市不許當再以戰艦蹂躪爾等遠山景晉等巡視其地

漕軍糧一萬五千石於箱館改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村垣某為

之冬十二月命松平容眾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遣幕吏

督之以備北寇初禮薩納之還也至加摸赭都蛤誘無賴曰汝等

往擾蝦夷地日本疲於奔命必許互市以故數來焚掠時昇平日

久一旦變作舉國騷然

戊辰文化五年和漢年契等持院火仙臺鑄錢日本國志夏四月

起礮臺於相模伊豆安房上總各要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掌

其事秋八月英吉利船一艘至長崎夜潛乘輕舸入港掠民家畜

物上廳乞牲牢薪水奉行松平康英飛檄肥筑將燒夷之英船夜

去康英恨失機上表自劾屠腹以謝罪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間歲戍長崎至是松平齊直

坐戍卒失誤英船命之屏居時將吏調戍蝦夷者各至戍分守松前箱館樺太

越土呂府然卒不見一寇而歸會津仙臺兵旋亦撤守尋命南部利敬總督

西蝦津輕靈新總督
東蝦各進爵增封

己酉文化六年和漢年契春三月立皇太子

庚午文化七年和漢年契高野山火

辛未文化八年和漢年契朝鮮遣使來

壬申文化九年和漢年契關東地大震四裔編年表寬政譜系成

日本國志夏五月俄羅斯將伊利古雷船至理并尻遣八人上陸

詣泊崎言語不通成卒虜之發銃指船秋八月伊利古雷再至復

遣國民三名請歸俘不予見柵中兵執火器回舢入洋掠商船而

去

癸酉文化十年和漢年契後櫻町帝崩石清水臨時祭再興日本

國志夏五月伊利古雷復來使所掠船商詣泊崎言曰往年犯權

太越土呂府皆我屬國如莫緒都哈之無賴所為國家實不知其

罪其魁禁勿擾邊鄙某等特來謝不圖待之如盜請祭此謝則

八俘六月松前奉行遣屬吏於理并尻報之曰歸所掠物上謝罪

書則還若俘伊利古雷諾而歸秋九月復詣箱館獻謝書歸器械

遂還以八虜並給糧及薪水自俄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

甲戌文化十一年和漢年契春三月鞍馬山火加茂臨時祭再興

乙亥文化十二年和漢年契夏六月和勢紀濃城洪水四裔編年

表海邊測量圖成

丙子文化十三年日本國志帝禪位皇太子在位三十七年

仁孝天皇

和漢年契仁孝天皇諱惠仁光裕皇子日本國志母贈准后東京

極院藤原氏

丁丑文化十四年和漢年契春三月受禪京師雨大雹秋九月

戊寅文化十五年和漢年契春三月受禪京師雨大雹秋九月

卽位冬十二月立皇后

戊二十 文政元年和漢年契夏四月改元行大嘗會始鑄二步金

四裔編年表英吉利船來鑄二分錢

己二十四 文政二年和漢年契畿內近國地震鑄革金銀

庚二十五 文政三年

辛宣宗道 文政四年日本國志復松前氏封於松前仍鎮東西蝦

夷

壬二 文政五年和漢年契春正月家齊爲左大臣子家慶爲內大

臣

癸三 文政六年和漢年契東本願寺火

甲四 文政七年和漢年契春麻疹流行秋九月二十一日上皇幸

東山修學寺行宮始鑄一銖金

西 文政八年日本國志蕃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

兵討之殺一人將軍令曰蕃船至沿海地則發礮急擊敢私給蕃

船用物者嚴戮無赦

丙六 文政九年

丁七 文政十年和漢年契春三月家齊爲太政大臣家慶敘從一

位五畿雨豆麥

戊八 文政十一年和漢年契秋七月東海西海洪水

己九 文政十二年和漢年契春三月東都火鑄一銖銀

庚十 天保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閏三月東都大雨雹

如胡桃子秋七月京師地大震至明年動未全已

辛一 天保二年和漢年契春三月大浚大阪諸川築山安治川口

號目標山日本國志有蕃船寇東蝦夷松前兵礮殺數人船乃遁

又西洋船擾寶島家齊令沿海民曰番船至則發礮有貿易者嚴絕之又錮處士渡邊華山等亦以譯述西書被罪也

壬辰二天保三年和漢年契鑄二銖金琉球入貢四裔編年表濬淀河口

癸巳三天保四年四裔編年表秋八月大風

甲午四天保五年和漢年契自四年至五年米穀價貴官出穀賑窮民四裔編年表鑄二分金江都火

乙未五天保六年和漢年契鑄當百錢日本國志華商來日本者有船百八十四艘雜居長崎街市和同貿易不經官司至德川綱吉

始設官董理限七十艘旋增十艘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德川吉宗又限四十艘爾後遞減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許

列額外加二十艘德川家台又限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許

德川氏之世無復增減初限輸出貨物歲值銀八千貫繼減至二千七百四十貫

國朝以來商船日增初無定額綱吉始限七十艘行之十七年家宣限五十艘輸出值三千貫又銅一百五十萬斤

行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輸出值八千貫行之二年更限四千貫行之十四年限二十九艘輸出值二千五百貫行之十年許

二十艘行之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輸出值四千貫行之十年許例額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輸出值三千五百

一十貫行之二十六年家齊定限十艘輸出值二千七百四十貫始設長崎奉行三員

戶後又增一員駐長崎一員駐江戶建哨台於長崎小瀨戶浦及橫瀨浦以譏察來船巡禁私商又築華商館於長崎來去

出入均有法制家宣時特遣使長崎更正貿易法始給信牌

者乃得世以大村氏監護長崎至家齊時大村純昌築邏所於商館門外嚴檢出入華商憤遂與哨兵鬪毀邏所旋復築之後又因

捕兵株連毀館滋事長崎奉行久世廣正捕華商漏稅者七十六

羣起毀館門筑前成卒縛二百餘人戮黨遣監察議治其罪華商首沈揚等餘皆釋之日本天保六年事也華商輸入之貨綿糖軍

家重時長崎人某始學蔗糖之法於華商幕府命長崎平戶人造
之不成既而尾張長門造糖成遣吏驗之頗精良然未得精白品
之紬緞德川綱吉時禁呢絨布帛玩好珍異入口除藥物外一切
年開玩好書籍詩文集及類書為多乾嘉之間考據之學盛行日
珍異之禁書籍本爭購其書於是又有考據之學惟日本以禁耶
蘇教故凡舶來書籍有譯西文者概塗抹之至德川文具為多
廣東人淺進口曾焚四百餘出之貨銅最為大宗自慶安戊子至
寶永戊子六十一年間華商與荷蘭商共輸出金三百三十九萬
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銅則寬文癸卯至寶永
七年不詳自明和丙戌迄天保壬寅七十七年中共輸出銅一億
四千二百八十萬八千一百四十九斤反輸入銀一萬零九百七十
七貫我與荷蘭分購銅數不詳大約華商每歲購銅約一百五十
萬斤而金銀出入前後迥異者蓋因日本素無蔗糖後於乾隆中
學得其法競相栽種不復如前之仰給於外故省費至多貨物出
入相抵外仍有餘則昆布帶鮫魚及銅漆雜器而日本商人絕
無至中國者商乾隆四十六年戶部頒發江海關則例刊載東洋
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時嚴禁國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長崎代
運銅之船轉販於中國故稱洋船均未可知 上有鴻雁難舟首
給送還而已

丙六天保七年和漢年契夏麻疹流行四裔編年表國中
大饑

丁七天保八年和漢年契米穀價益貴官復救窮民日本國志將
軍家齊辭職德川家慶為征夷將軍四裔編年表鹽賊作亂鑄五

兩銀及一分銀
戊八天保九年和漢年契去年二月大阪大火四裔編年表西城
災

己九天保十年
庚二天保十一年和漢年契光裕帝崩日本國志始復諡法自宇
子十

至此停諡六十
世帝令復之四裔編年表旱日本國志處士高野長英渡邊華
山等以譯西書及議開無人島有罪禁錮初長英華山與小關三

英共譯西書論兵制究

考十八仁孝

地誌時英艦護送漂民直至浦賀欲請貿易蘭人告之長崎事聞
閣老水野忠邦曰宜準文化中逐俄使例評定所亦議曰英人猖
獗陽以貿易為名陰欲廣其祇教宜遠之如淫聲美色今託言送
漂民至都城咫尺之地其意難測欲濟小蟲則殺大蟲毋以一
標民弛禁當一舉掃除之以張國威耳長英等就幕吏竊其稿私
謂國初英蘭皆入江戶後英以無利辭今彼冒萬里風濤送我
民實出厚意若以怨報德恐結怨外國華山乃作鳩舌小記蕃論
私記慎機論長英亦著夢物語皆駁攘夷非計既而蕃學之徒又
議開無人島以供國用將請之幕府或告以
通信外國蹤跡詭秘遂下令搜捕嚴錮之

辛二十 天保十二年和漢年契前將軍德川家齊薨

寅二十 天保十三年和漢年契琉球入貢四裔編年表頌天保歷

建習學所日本國志將軍家慶廢外船礮擊之令德川齊昭建議曰民俗愚戇不

知大義漁父鮭丁尤甚曩布攘夷令猶恐或呢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何以防偷漏之奸不報

癸二十 天保十四年和漢年契謁日光廟四裔編年表行小朝拜

重疏印播湖

甲二十 弘化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大成弘和漢年契高野山

乙二十 弘化二年和漢年契東都火京誓願寺火四裔編年表美

利堅船來浦賀

丙二十 弘化三年四裔編年表美國人乞通商江都火關東水日

本國志閏五月北亞美利加將必氏帥軍艦二兵一千航入浦賀

貽書奉行曰我國已結好華人冀貴國亦互市願守國法幕府令

大久保忠豐傳命曰我祖宗以來鎖港久矣外事當問長崎不關

此港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六月美艦還去是月有美

泊越土呂府明年幕府命荷蘭送還之又帝崩在位二十九年後水尾至此凡十三

世二百三十四年自德川氏威力日盛列侯懼服人先是處士高

山正之蒲生秀實本居宣長等或著書游說或倡言國學皆潛有

尊王意及是蒲生作山陵志賴襄作日本政記日本外史舉國益

孝

知尊王之義

日本源流考卷十八終
日本源流考卷十九

臣王先謙撰集

孝明天皇

日本國志孝明天皇諱統仁仁孝第四子母新侍門院藤原氏和漢年契天保二年六月十四日生十一年二月為太子

丁未二十弘化四年和漢年契春三月信州地大震山頽川塞秋九月即位

戊申二十嘉永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冬十一月大嘗會十二月立皇后日本國志是年番船往來北海者日眾

己酉二十嘉永二年四裔編年表春獵小金原日本國志美利堅人十五名漂至蝦夷幕府命荷蘭送還三月美船入長崎受漂人去

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相模國奉行戶田氏榮奉命斥之歸途闌